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四六次会议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下午4时1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西班牙)
成员:	安哥拉	马丁斯先生
	中国	张殿斌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陶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西斯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44830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4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南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就俄罗斯代表团的同事安德烈·卡尔洛夫大使今天早些时候在安卡拉遇刺向俄罗斯代表团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谴责这一无谓的恐怖行径，此行径毫无道理可言。

我们在这里处理世界上最紧急的危机之一——日益恶化的南苏丹局势。不久前，南苏丹人民还充满乐观情绪。非洲历时最长的内战结束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但如今，所有这些希望和许诺都消失了。南苏丹被卷入又一场内战。数万平民被杀害。国家经济严重受损。社会结构支离破碎。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和流离失所。饥饿和贫困有增无减。

南苏丹领导人要对这种悲惨状况负全部责任。他们背叛了公众的信任并继续显示出一种反常的应享权利意识，寻求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和财富。报告表明，萨尔瓦·基尔总统及其效忠者正考虑在今后数日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发起新的军事攻势。此外，有明显迹象表明，里克·马查尔和其他反对派团体正谋求军事升级。

现在是时候将苏丹人民，而不是其领导人放在任何战略最优先位置了。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激励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一致坚定地将那些阻碍走和平和稳定道路的人追查到底，让他们承担严重后果。

本着这一精神，我再次呼吁对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这种禁运会削弱各方发动战争的能力。南苏丹没有面临外部威胁。更多的武器只会对本国民众构成更大威胁。我们一再看到有人蓄意攻击被认为支持敌对方的平民社区。在恢复政治进程的努力继续的时候，我们最起码可以制止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构成直接威胁的更多武器流动。南苏丹的不稳定局面也是对该区域的威胁。我呼吁所有邻国支持和配合武器禁运。

最迫切的需要是防止各方在旱季开始时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我促请安全理事会、区域领导人及国际社会向基尔总统和里克·马查尔表明，发动军事攻势将带来严重后果。

各方必须恢复被南苏丹人民和国际社会认为可信的、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任何为当权者的合法性加盖橡皮图章的企图将不会带来和平或稳定。一个包容各方和可信的进程需要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能够分享和行使权力却又不担心报复。全国对话如有所有利益攸关方在自由安全的条件下的参加，则会是积极的步骤。十分遗憾的是，这一环境当前在南苏丹并不存在。

我吁请区域领导人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恢复南苏丹政治进程。我赞扬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开展的工作，并促请安全理事会补充它们的努力。我坚信，武器禁运是这样做的最适当途径。我谨强调，这样的步骤会加强而不是损害政治进程。

南苏丹冲突已经具有种族层面。我们看到许多身居领导位置的人发表仇恨言论。正如我的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最近访问南苏丹后对安理会所说（见S/PV.7814）的那样，灭绝种族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进程。我担心，这一进程即将开始，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步骤制止武器流入南苏丹，并发出明确警

告，即仇恨言论、煽动行为和暴力活动必须停止，大规模暴行及其它犯罪将被追究责任。

正如安理会所知，在两次独立调查之后，我不得不就我们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的部队的行动作出一些艰难决定。此外，南苏丹特派团在该国全境继续面临自由行动严重受限，这显然违反了部队地位协议。秘书处每月都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此种违约情形的清单。十分遗憾的是，这些报告没有致使安理会采取任何恢复行动自由的行动，而没有这一自由，该特派团将无法充分履行其任务授权。

但是，加强特派团的行动只是全局的一部分。南苏丹政府还应当履行其承诺，即无条件接受发展区域保护部队。仅是说说而已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表明战略上转向与联合国及所有和平伙伴充分合作。

我于周六同肯尼亚的肯雅塔总统进行了交谈，就南苏丹和平进程交换了看法。我强调说，区域保护部队代表了该区域对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集体承诺。我谨赞扬肯尼亚坚定致力于在南苏丹实现和平并为达到这一目标而与联合国密切协作。

南苏丹人民遭受了太长时间和太多的痛苦。我们必须对那些不这样想或行动的领导人施加所有压力。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南苏丹将面临大规模暴行。该国人民将成为那些暴行的目标，而他们寄希望于整个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我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履行其职责和支持目前的区域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通报情况。

我现在请奥布莱恩先生发言。

奥布莱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也要对安德烈·卡尔洛夫大使今天不幸遇刺表示哀悼。

我完全赞同秘书长对安理会和南苏丹政府的恳求。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有这一及时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南苏丹人道主义局势。在我6月22日向安理会的通报中以及8月份我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发表的书面呈件中，我均着重指出了暴力蔓延到新的地区及其人道主义后果。六个月后，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安理会内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同我一样听说了并一直在关注相关报告，一月比一月糟糕。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在继续。数十万民众背井离乡，饥饿愈发严重。对基于性别及性暴力的恐惧行为的控诉数不胜数，多数施暴者逍遥法外。

上周，南苏丹冲突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自2013年12月份以来，平民就一直首当其冲并面对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条件。我们目前看到的援助及保护需求的规模之大，要求我们予以紧急不断的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今年，约有610万民众——该年轻国家人口的一半——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人道主义界预计，这一数字2017年将猛增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原因是实地的破坏性暴力及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再加上粮食无保障、经济下滑、贫穷和基本服务中断。

大约310万南苏丹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130万人跨越边界沦为难民，180多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许多南苏丹人多次流离失所，没有找到他们迫切需要的安全环境。仅自7月份以来，就有逾383,000人前往乌干达，还有人逃往埃塞俄比亚、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逃离时几乎什么都不带，只有一些衣物和能够携带的少数所有物。他们的旅途十分艰险，因为没有安全保障，在迈不开腿的沼泽地缓慢前行，或忍受着无法躲避的燥热，没有断过缺乏食物、水和栖身之处。我收到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说，家庭被迫分离，供给极少，甚至完全没有。老弱病残者则令人恐惧地被抛弃，任由残忍和不知道或可悲的是有时太被了解的命运所摆布，包括遭杀害、强奸和年轻男子被绑架。

对儿童而言——他们永远是该年轻国家的未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代价依然十分残忍。儿童占

所有流离失所人口的大约一半，9000多名儿童被登记为无人照看、与家分离或失踪儿童。17000多名儿童据信自冲突开始以来被武装行为体招募。小学适龄儿童中有不到一半目前在上学。每四所学校中就有一所关闭，主要因为安全无保障，整体学业受困扰于老师和学生流离失所。一代又一代人失去前程，今后某日重建苏丹的大多能力也被失去。

饥饿及营养不良程度高的令人不安，包括发生在不到一年前还被认为是粮食有相对保障地区的社群。估计现在有一百多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最近在东赤道州托里特、拉丰和伊科托斯等省的调查发现，全球急性营养不良率高于紧急临界值。据估计，2016年歉收季节高峰期，约有480万民众--南苏丹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粮食严重短缺。由于目前的冲突、经济下滑和农业产量不佳，该数字在2017年还将上升。

基本服务严重吃紧，在许多地区只能部分运作。该国不到一半医疗设施在运作，即使运作时，由于长期缺少基本药品也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自2013年12月以来，已关闭106家保健设施，至少29家曾遭劫掠或破坏。结果，患者或伤员，包括强奸幸存者常常无处接受治疗。

妇女和女孩继续面临更高的性暴力风险，尤其是把强奸当作战争武器的武装行为体实施的性暴力。2月份和6月份在瓦乌以及7月份在朱巴，数百名妇女举报称遭到强奸和轮奸。从本提乌、里尔、马拉卡勒、延比奥以及各赤道州其它地方也传来举报，包括绑架和强奸的举报。这些举报的袭击事件常常发生在武装检查站。还有多项举报称，离开平民保护点去采集柴火与食物的妇女和女孩遭到性暴力。关于普遍的轮奸现象，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上周称，委员会“已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这种恐怖。”

就在需要不断增多和加深之际，人道主义伙伴及时、有效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的能力却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下降。国家和国际组织继续不懈努力，

在当今世界最危险和最具挑战的工作环境之一中提供援助。我要向他们的承诺与勇气表示崇高的敬意与钦佩。但是，大家需要知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迄今已有至少67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12人是7月份以后牺牲的。人道主义界还以其它方式成为目标。在7月份对Terrain酒店的可怕袭击中，人道主义工作者受到性攻击、强奸以及谋杀。过去数月，有关骚扰的报告不计其数，司空见惯。

除当前的不安全外，援助组织现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官僚障碍与威吓，主要是来自南苏丹政府，但是也有来自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的某些部分。仅过去四周就有四起南苏丹当局逮捕、拘留或者遣返非政府组织高层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发生。这些案件中并没有一起提出了正式指控。在另一起事件中，南苏丹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驻朱巴的办事处遭到当局关闭，同样没有提出书面原因。尽管联合国进行了交涉，但是仍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这根本是不能接受的，这些事件必须停止。要明确的是，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伙伴运送了南苏丹境内全部人道主义援助的70%。它们的存在与运作计划对于持续拯救生命至关重要。没有实地的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粮食将无法批量运送；紧急医疗救济将无法提供给所有需要的人；营养不良将得不到充分治疗；获取拯救生命、防止霍乱等疾病扩散的清洁水源也将受到阻碍。

尽管面临这些巨大挑战，今年人道主义工作者仍为约470万人民众提供了拯救生命的援助，其中包括为近360万人运送了粮食援助或者紧急生计支助；19.5万多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接受治疗；为200多万人提供清洁用水；为100多万人提供紧急住所和重要非粮食物品；近20万儿童接种了预防五种主要疾病的五价疫苗。1.8万多套救生包--专门为方便途中行进间民众携带的机构间轻型供给包--被送至一些最偏僻的地方。这种援助的运送是根据评估后的需求，针对该国各地需求最迫切的民众。

在这样一种不断坠入灾难性的绝望、恐惧、威吓、不可逆转的破坏、毁灭、阻滞以及死亡深渊的人道主义局势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南苏丹人指望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援助。然而，在该国一些地方，接触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仍受到限制。上月有100起人道主义准入事件的报告被记录在案，这是2015年6月以来所有月份中最高的一次。我感到震惊并要强调的是，这些事件中约67%涉及侵害人道主义工作者或者资产的暴力。

在城镇被冲突一方控制而被另一方包围的地方，由于冲突仍在进行之中，准入遭到拒绝，我们在接触需要帮助者方面继续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中赤道州的耶伊，我们估计那里未能长途跋涉、付出高昂代价前往乌干达的几十万民众继续在该镇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无法得到帮助，而在西加扎勒河州的瓦乌，镇外几十万民众的援助已有数月基本被切断。最近武装行为体的扩散增加了准入谈判的复杂性，增加了援助工作者面对的风险。

正如我以前如在我8月份访问时说的那样，包括在朱巴、瓦务以及乌韦勒，必须一次性采取步骤和行动，清除所有这些不能接受而且违反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义务的障碍。必须为所有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自由、安全以及畅通无阻的准入，以便接触无论身处何方的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欢迎政府为处理其中一些挑战所采取的步骤，包括成立高级别人道主义监督委员会，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立即把承诺转化为具体和有效的行动。

南苏丹正处于边缘。需要制止暴力的果决行动，安理会有责任确保采取必要行动。因此，我今天的信息有三个方面。

第一，如果不紧急找到制止暴力的政治解决办法，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仅将加剧，而且还将远远摆脱任何人，特别是安理会的控制。必须制止暴力。别无他择。

第二，必须施加集体影响力，以确保推动不受阻碍地接触该国各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作为此举

的组成部分，必须做出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切实承诺。同时，正如必须制止袭击平民者不受惩罚一样，必须起诉那些杀害、袭击以及强奸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人，并追究其责任。

最后，正如秘书长刚才如此有力提出的那样，我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最近发出的呼吁，即，存在暴力沿族裔方向升级、显然有可能成为灭绝种族罪行的迫在眉睫的风险。没有什么比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更为紧急。千百万男女老幼已经在遭受痛苦。所有人必须尽其所能阻止当前的趋势，集体帮助南苏丹、最重要的是南苏丹人民避免灾难性的炼狱，找到为所有民众恢复和平与安全的道路。

我本想就说到这里。但是，请允许我以安理会人道主义顾问的身份再补充一点意见。我是在南苏丹代表今天与会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继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之后，国际社会和安理会自己曾一再表示，“永不再重蹈覆辙”。鉴于今天晚上提出的南苏丹境内的明确事实与证据，我们大家还需要多少线索才能从焦虑的话语转入真正的预防行动？如果我们和那些对各方具有影响力的人今天果断行动，我们大家能够拯救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今天与会并给予他曾多次访问的一个国家人民以热忱与同情，以此表现出对南苏丹人民的深切关怀。

首先，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歉意，因为我不知道他请求实施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已有多长时间。他并非每天都来到安全理事会，并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办法。然而，就南苏丹问题而言，他请求过，而我们却未落实。我认为，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听到的通报和我们看到的第一手目击者的证词，这些通报和证词让人身临其境，令人震

惊。在南苏丹问题上，安理会曾经非常团结。有鉴于秘书长的警告——这将是得到记载的秘书长对安理会最后发出的警告之一——我们应努力恢复这种团结。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南苏丹将走向大规模暴行。秘书长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安理会——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只想再讲述一个受冲突影响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是28岁的艾琳，她是耶伊河州的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两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据说她正在家中，武装分子来到了家门口，叫着她丈夫的名字。艾琳的丈夫刚刚设法把她和孩子推到床下，士兵就破门而入，对他的头部开枪。艾琳逃到乌干达边境，但遇上了另一群武装分子。就像她向一名记者转述的那样，有两名妇女被这些武装分子困住，遭到强奸。这些武装分子夺走两名婴儿，像使用棍子那样，用他们来殴打这两名妇女。孩子活了下来，但却受了内伤。这个故事如此形象、如此可怖，但是，该地区有这种血腥和残暴情景的故事数不胜数。婴儿被当作棍棒来打自己的母亲、强奸、一名妇女的丈夫遭到处决，这些是艾琳在到达乌干达，呆在相对安全的难民营之前看到的一切。这只是过去一周——就是这一周——的一个故事。对声称情况在改善的安理会成员来说，他们应当知道，每天平均有5189名像艾琳这样的难民涌入乌干达。就是在这一周。这不是今年7月的情况，也不是2013年冲突开始时的情况。情况没有改善，而是更加恶劣。

与此同时，我们安理会却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努力结束南苏丹的暴行，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而是我们能多快这样做。我们必须通过武器禁运、定向制裁措施，它们是我们工具包中的工具。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想法，我们愿意听取这些想法，但是，老调重弹没有用。暴力正在撕裂南苏丹，该国政府实际上正在破坏所有提供帮助的国际努力。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更多的是感到悲哀，而不是愤怒，因为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曾经与这个政府，并且曾经希望与这个政府十分紧密地合作。

南苏丹境内境外已有300万人流离失所，该国一半以上地区的粮食得不到保障。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报告，侵犯人权行为十分普遍，几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从访问了南苏丹各个地区的所有人那里听到，侵权行为包括有系统地把性暴力用作战争工具。这实际上对该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耶伊镇，被围困的平民无法离开该城去地里，原本可供其果腹的庄稼就这样烂掉。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在赤道州，该州在冲突的一个阶段未发生暴力，但是现在，暴力威胁十分严重，逃离这座城市的唯一办法是从丛林中爬出去，因为士兵和武装团体控制着公路，他们强奸妇女，杀害民众。在团结州，一名强奸幸存者告诉南苏丹人权问题委员会：“被强奸不是什么丑事，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常事。强奸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安理会成员访问了南苏丹，他们亲耳听到了这些证词。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想想该国政府作出的令人遗憾的回应吧：他们继续阻碍援助，并且无视安理会的要求。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最近几周，南苏丹政府把四名经验丰富的援助工作人员递解出境，其中包括两个非常大的非政府组织的国家主任，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

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反对派。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正在增加人道主义机构在其控制地区开展行动的难度。非政府组织现在必须向苏人解反对派申请认证，而且需要交纳费用。然后，它们必须至少在任何人道主义航班抵达之前48个小时进行通报。这是现在该国全国的普遍做法。这种情况使为需要食物的人提供食物变得不可能。同样，对于那些认为局势正在改善或保持不变的人，我有一个坏消息。联合国上个月记录到的妨碍人道主义援助行为是自2015年7月以来任何一个月中最高。我们看到，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受阻，但是，我们坐在这里，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丧失理智。

南苏丹正在让人们更加难以获得援助，即使安理会做了正确的事情，要求让援助畅通无阻。南苏丹政府正在进行阻挠，藐视一切。今年8月，我们试图通过授权成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区域保护部队来减缓暴力。我感谢所有支持设立这支部队的安理会成员。自那时以来，南苏丹政府说过很多允许部署区域保护部队的话，并且至少6次以口头和文字形式对区域保护部队表示了某种同意，仅我们知道的就有6次。他们多久表示一次同意？他们在9月4日、9月20日、10月15日、10月16日、11月16日和11月30日都作出了这种表示。但是，这些表示同意的文字或言语并没有转化为实地的同意和部署行动，而这是衡量我们安理会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的标准。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阻挠和藐视。

南苏丹政府还保证，南苏丹特派团可以进行巡逻，不受任何干预。这是安理会提出的正当要求之一。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最近几周，南苏丹当局再次限制南苏丹在赤道州附近进行巡逻，在瓦乌城外和加扎勒河地区也同样如此，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人们需要保护。但是，我们看到更多阻挠和无视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现在，对我们来说，采取这种观望态度的问题是，正如秘书长在他出色的通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南苏丹或许没有时间了。哪怕我们明天可以部署所有区域保护部队，哪怕南苏丹特派团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维和人员在阻止我们在实地看到的不断升级的族裔暴力方面仍将面临巨大挑战。安理会必须做更多工作才能应对与日俱增的发生大规模暴行的风险。到处都是警告，我们都听到了这些声音。南苏丹人权问题委员会指出，南苏丹处在爆发全面族裔内战的边缘。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警告说：“暴力以种族划线升级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发生灭绝种族行为”，他今天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坐在这里。

在座任何人都不能说，自阿达马·迪昂向我们作通报以来，情况已经好转。我们刚刚听到秘书长和

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介绍说，情况已经恶化。联合国系统中负责发出警告的人已经发出了警告。历史将表明，在南苏丹的警报拉响和红灯闪烁时，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什么，站在哪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当红灯对南苏丹人民亮起时，我们在哪里？

在南苏丹一些地区，族裔杀戮已经在进行。随着被杀害的人数增加和暴力循环升级，每天，我们都在广播上听到有人誓言报复。在中赤道州，自战斗两个月前开始以来，至少已有1900幢建筑物——居民住房、商业建筑、学校——被毁。南苏丹政府从其它地区调集了至少4000名民兵，把他们部署在赤道州。我们知道，大规模袭击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安理会的一些人争辩说，现在实施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不是时候。一些人提到南苏丹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和动听言论，他们说，我们需要给南苏丹政府另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南苏丹的公民在挨饿，而资金却被投到大型武器系统之中。我们看到，部署维和人员的工作停滞不前。现在已经是12月下旬，我们在9月初就在那里。没有一名——任何一名——区域保护部队的士兵得到部署。

当然，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希望，我们亲爱的南苏丹朋友将兑现他们最近作出的承诺，就像我们曾经希望他们会兑现以前作出的承诺一样，我们曾经与他们紧密合作，并且努力确保了他们的独立。然而，当我们听到秘书长如此富有说服力地阐述实地状况时以及当他一年多来一直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要求采取此类试图抑制暴力的措施时，却利用这些承诺作为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们不能辩称一无所知。

安理会一些成员对实施这些措施会给他们在南苏丹的维和人员或工作人员构成的风险明确表示了关切。每个政府都有责任照顾本国公民。我非常理

解这种关切，因为我们在南苏丹当然也有许多援助人员和使馆人员。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当中那些关心我们人员的人——我们真的相信更多武器进入该国能使他们安全无虞吗？我们真的相信让南苏丹政府继续投资此类武器系统，而不投资人民生活的粮食，是关心我们的人员的最佳方法吗？我们希望列名的人的公开声明无人质疑，它们都有案可查。这些声明都使冲突蒙上族裔的色彩并破坏任何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这些人认为可以恣意胡为，不受惩罚。如果安理会不准备就他们的列名采取行动，这种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的感觉对我们在地的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维和人员和我们的援助人员来说是好事吗？它不可能是好事。有罪不罚怎么会是好事？对我们的人员的安全来说，更多武器怎么会是件好事？

然而，除此之外，南苏丹人民的情况如何？他们可以投票吗？他们对此类措施会投什么票？当我们会晤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行为体时，我们听到了他们的意见。我们知道他们会投什么票。我们心中知道他们投的票。我们最终还是必须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在今年年底前会这样做。届时安理会成员必须举手表决，就秘书长和所有去南苏丹和回来的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表示他们的立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攸关南苏丹人民。安理会成员——我们每个人——需要做出决定，因此，美国敦促各国成员凭良心投票，投票支持南苏丹人民。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的通报。

乌拉圭对影响南苏丹的目前局势深表关切。特别是自7月份以来，暴力不断加剧，给平民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强奸和其他性暴力行为、任意逮捕和囚禁、袭击平民和对医疗设施、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媒体工作

人员的袭击等违反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随处可见。有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具有族裔性质。南苏丹全国各地仇恨言论不断增多，这一情况令人极感不安，因为这会导致大规模暴行。此外，该国若干地方发生武装冲突、粮食安全每况愈下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致使该国人道主义危机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严重。

联合国的数字令人不安：有100多万难民、16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将近500万人处于严重的粮食无保障状态。安全理事会今年9月访问该国之后，我们回来时非常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乌拉圭呼吁冲突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不要再使南苏丹平民受苦受难。这种局势是无法持续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持续提醒南苏丹政府，它的主要职责是保护本国公民，而且不论公民属于什么族裔或隶属哪个政治派别，都应为他们提供保护。南苏丹政治领导人还必须负责任地行事，反对任何煽动暴力的行为，同时选择走对话之路。归根结底，他们必须展现领袖风范。

在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先生12月14日宣布全国对话进程开始时所发表的声明。我们希望，该进程将真正具有包容性。我们敦促各方加入对话进程，以期该国实现和解与和平——五年前，南苏丹成为独立国家时，就有过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必须寻求团结和多元主义，这是将该国置于通往稳定和发展之路的唯一途径。

最后，我要提及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的工作。几天前，安理会一致延长了该特派团的任期。至关重要，南苏丹特派团要能充分履行其任务授权。因此，我们敦促南苏丹政府通力配合执行第2327(2016)号决议，包括部署区域保护部队以及取消对特派团的任何限制。无论是南苏丹特派团还是区域保护部队都不是要害苏丹，恰恰相反，它们是为了造福南苏丹。

最后，我要祝愿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南苏丹特派团团长戴维·希勒先生一切顺利，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会给予支持和配合。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首先要向秘书长和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以及我们的所有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卡尔洛夫大使在安卡拉遭到杀害之后，在前次会议发言，向我们表示友好的慰问。他们表示的慰问和支持对我们极为重要。

我现在把话题转向南苏丹。我们注意到去年在执行南苏丹和平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和议会正与武装反对派的代表切实合作。正在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加强旨在提供安全保障的机制和起草一部新宪法的措施。萨尔瓦·基尔总统启动了包容各方的全国对话。对参加朱巴七月事件的里克·马查尔的支持者宣布了大赦。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该国各地发生武装冲突。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冲突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我们赞同联合国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的看法。它们认为，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指挥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武装部队和反对派武装部队官兵不守纪律所致。另一个因素是由塔班·登格·盖和里克·马查尔的支持者组成的反对派部队出现了分裂。还有一些团体不受任何人控制。除这一切外，还有族裔间紧张状况造成的零星冲突或甚至只是单纯的犯罪行为。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一些广泛流传的谣言抱有怀疑，这些谣言说，政府正在赤道州地区集结部队和动员地方武装分子，以便在雨季结束后发动大规模攻势。

我要利用秘书处代表与会的机会问一下，他们是否可以就朱巴政府说此事涉及武装部队正常轮调这一事实发表意见？我们还呼吁安理会和秘书处的同事们，不要推测在南苏丹发生灭绝种族罪的威胁。我们自然对在南苏丹传播恶言言论以及针对各

族群的行动感到关切。然而，这些行动并非针对某个特定族裔，而是族裔间紧张在普遍加剧。

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表现和行动通常是由各类武装和犯罪团体及安全机构不守纪律的人员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存在任何形式的针对性或系统性政策。

最近的积极事件包括，朱巴无条件同意并接受区域保护部队。秘书长对这一步骤表示欢迎，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首脑会议也对此表示欢迎。该国政府和联合国的代表正在以建设性方式，讨论有关部队部署的实际问题。这种建设性做法，除其他外，表现在朱巴同意联合国要求提供土地供部队使用的请求。

然而，即便全员部署一支4000人的区域部队，也不太可能大幅改善该国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艰难处境。我们同意秘书长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观点，即这需要各当事方在国际伙伴的支持下全面执行和平协议。

我们关于对南苏丹实施新制裁的立场众所周知，并得到了安理会许多成员的认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首脑会议12月9日的公报中明确指出，新的定向制裁或武器禁运不会在南苏丹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此外，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12月19日的公报也不包括对新制裁的呼吁。

简单地说，制裁问题决议草案提案国从根本上无视非洲立场，即对旨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进程实施新限制会起反作用。这些同事在其发言中清楚表明，他们只接受那些符合其自身利益和方法的非洲文件。

制裁问题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非洲国家间的分歧可能会破坏任何此类限制措施的效力。我们在包括中非共和国等一些非洲国家的例子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定向制裁和武器禁运根本没有起作用。南苏丹武器泛滥。这从下面这个事实可见一斑：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支由里克·马沙尔的几百名支持者

组成的队伍，随身只携带了很少的武器。很明显，他们将武器丢弃或隐藏在了南苏丹境内的某个地方。

前秘书长特别代表埃伦·洛伊还证实，保护平民营内存在武器，离营地很近的地方也有武器储藏处。顺便说一句，这可能就是促使当局决定关闭朱巴流离失所者营的原因。

总的来说，为了在南苏丹建立持久和平，我们不需要安全理事会的武器禁运，而是需要旨在解除民间武装，并使战斗人员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针对性措施。对新闻部长和政府军队总参谋长的定向制裁，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怀疑，有人确实想让萨尔瓦·基尔总统与他身边的许多有影响力人士互相争斗，从而将总统除掉。

安理会一些成员非但不帮助解决冲突，反而企图通过定向制裁和混合法庭等方式，加大对朱巴的压力。这类短视手段不会对局势有任何帮助。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说，法国赞同就俄罗斯大使在土耳其遭到罪恶袭击向俄罗斯联邦转达的慰问。

我原本没有打算今天在安理厅发言，因为我真的只想在协商中发言，但秘书长并非每天都会向我们发出如此有力的公开信息。秘书长、当然还有副秘书长，向我们发出了强烈信息，告诫我们必须履行集体职责。这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

就我们而言，南苏丹局势性质严重，要求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而且还有整个联合国系统和该区域本身集体动员起来，首先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开始。但首先至关重要，南苏丹政府要采取坚决行动。就我们而言，从总体来说，我们必须在五个或六个核心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第一——秘书长非常明确地说明——是武器禁运。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事实上，将近一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禁运问题。秘书长一直在倡导，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令我们遗憾的是，武器禁运仍未能

实施。我要说清楚，对我们而言，武器禁运不是一项惩罚性措施，也不是捞取某种政治好处的杠杆。它是一种常识性措施，旨在帮助饱受战争蹂躏和武器泛滥困扰的国家。必需制止武器流动，必需终止在这个战乱国家内流动的武器贸易。因此，有必要尽快落实武器禁运。

第二个要素是政治进程。我们当然知道，该区域、次区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为在国家对话方面实现十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真正转化为行动。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面对一些当事方制造的障碍，以及可能阻碍或破坏和平进程的仇恨言论，安全理事会将发挥作用。我们确实拥有一个工具——定向制裁——它将使我们能够为支持我们都渴望实现的和平进程，实施干预。

第三个要素是保护平民这一中心问题。这毕竟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任务授权的核心。去年8月份，我们决定部署区域保护部队，以增强南苏丹特派团的能力。自那以后，南苏丹过渡政府正式同意了该项部署。但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向前推进。现在，是时候提供土地，使我们能够部署该部队了。这当然对南苏丹是否拥有善意和意愿——使该部队得以部署——的考验。十分重要的是，朱巴必须展示这种善意和意愿。

第四个要素与我之前谈到的一点有关。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要想得到执行，必须要拥有自由移动和行动的能力。必须扫除所有可能阻碍该部队部署的障碍。这是安理会成员在9月份访问南苏丹期间发出的信息的核心内容。必须扫除部队地位协定的障碍，安全理事会的定向制裁将确保这些障碍得到扫除。对于已经证实的障碍，我们可以利用制裁，确保我们已经部署的维和行动能够全面展开。

我要说的第五点与人道主义问题有关。在我听取了副秘书长提到的要点——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障碍，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正在付出的令人

难以接受的代价——之后，显然，绝对至关重要的是，在局势十分危险的时候，要确保为整个人道主义界提供全面准入与合作。

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涉及追究责任和有罪不罚问题。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过渡协定作出了有关混合法庭的规定，设立该法庭是绝对必要的。南苏丹需要一个与犯下的严重罪行相称的司法机制。非洲联盟将发挥重要作用。它将在这方面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支 持，但在建立混合法庭方面必须取得进展。

所有这些信息都载于几天前通过的第2327（2016）号决议，但安全理事会必须使它们更具体和可操作，首先是投票赞成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其次是继续调动和准备利用杠杆，从有针对性的制裁入手，遏制可能导致阿达马·迪昂先生几天前描述的灾难性局势的暴力升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南苏丹代表发言。

马洛克先生（南苏丹）（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对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损失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的成功任期以及他在上个月领导安理会工作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让我也感谢秘书长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所作的友好通报。

南苏丹政府表现出政治意愿，表示决心全面执行《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除了重申一些重要的观点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近，南苏丹政府同意并接受无条件部署区域保护部队。如果区域保护部队的部署出现任何失误或延误，那不是南苏丹方面的责任。维持和平行动部没有通知我们南苏丹政府有任何失误。我们已经为区域保护部队分配了土地，就此我们已通过月度主席正式向安全理事会作了通报。

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出现的阻碍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对任何可能的路障的投诉。从委员会成立时起，没有进一步提出需要我们进行调查的报告。

最近，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先生阁下宣布开展将包括我国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全国对话。对话是解决南苏丹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唯一可行手段。不幸的是，它被里克·马查尔拒绝了。

我们不同意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对南苏丹正在发生的冲突的描述，根据他的说法，冲突可能成为一场彻底的族裔战争，可能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边缘。这种描述有点夸张，并不反映实地的现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南苏丹人民试图自相残杀。最近，叛军因种族背景而杀害无辜平民，但政府没有计划或发动针对具体族裔或社区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任何意图从事任何这种性质的活动。

我们认识到对保护平民和保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视，但我们真诚希望，南苏丹特派团也将适当注意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这些机构在过渡期间可发挥关键作用期。南苏丹特派团应协助南苏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国家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全国选举委员会的活动，并提供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技术专门知识。换言之，南苏丹特派团应重视支持协议的执行工作。

一些成员谈到缺乏进展，但我可以报告说，在执行南苏丹和平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安理会成员没有提到人民自愿离开保护平民营地前往各自家乡所在地区。在过去两天中，有超过2 000名公民离开朱巴保护平民营地返回团结州，政府正在通过提供运输来协助他们。如果没有进展，他们就不会冒生命危险返回家园。

拟议的武器禁运和威胁对南苏丹冲突各方的制裁，不幸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在道义上一概而论，不区分合法选举的政府与意图推翻政府的武装叛

乱。剥夺政府履行其责任的必要手段是从根本上破坏其主权，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实行制裁将会产生相反效果。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政府致力于执行该协议的文字和精神，并强调必须鼓励和支持政治对话和民族团结政府全面执行和平协议的努力。实现最终和平的道路可能漫长而艰难，但是在合作伙伴的支

持下，我们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看到隧道尽头出现光明。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下午5时15分散会。